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三十二回 孫彪暗保含冤客 柏公義釋負辜人

話說眾捕快鎖了祁子富，提了包袱，一同進城去了，原來臧知府頭一天晚升堂，追問張三、王四的贓物，他二人就招出祁子富來了，故爾今日大早就來拿人起贓。眾捕快將祁子富鎖到府門口，押在班房，打了稟帖，知府忙吩咐點鼓升堂。各役俱齊，知府坐了堂，早有原差帶上張三、王四、祁子富一千人犯，點名驗過贓物。知府喝問祁子富說道：“你窩藏大盜，打劫了多少金銀？在於何處？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！”祁子富爬上幾步哭道：“小人真冤枉，求大老爺詳察！”知府大怒，說道：“現搜出贓物來，你還賴麼？叫張三上來對質。”那張三是同侯登商議定了的，爬上幾步，向著祁子富說道：“祁子富，你老實招了，免受刑法。”祁子富大怒，罵道：“我同你無冤無讎，你反害我怎的？”張三道：“強盜是你我做的，銀子是你我分的，既是我反害你的，那贓物是飛到你家來的麼？”張三這些話把個祁子富說得無言回答，祇是跪到地下叫喊冤枉。知府大怒，喝道：“諒你這個頑皮，不用刑法，如何肯招。”喝令左右：“與我夾起來！”兩邊一聲答應，擁上七八個皂快，將祁子富拖下，扯去鞋襪，將他兩隻腿往夾棍眼裏一踹，祇聽得格登一聲響，腳心裏鮮血直冒。祁子富如何受得住，大叫一聲，早已昏死過去了，左右忙用涼水迎面噴來，依然蘇醒。知府喝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？祁子富叫道：“太爺，小人真是冤枉！求太老爺詳察！”知府大怒，喝令：“收足了！”左右吆喝一聲，將繩早已收足，可憐祁子富受當不起，心中想道：“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不如招了，且顧眼下。”祇得叫道：“求太老爺松刑。”知府問道：“快快招來！”那祁子富無奈，祇得照依張三的口供，一一的招了，畫完了口供，知府飛傳侯登來領回失物，將祁子富收了監，不表。單言祁子富聽得這個消息，魂飛魄散，同張二娘大哭一場。悲悲切切，做了些獄食，稱了些使費銀包帶在身邊。鎖了店門，兩個人哭哭啼啼到府監裏來送飯。當下來到監門口，哀求眾人說道：“可憐我家含冤負屈，求諸位伯伯方便，讓我父女見見面罷。”腰內忙拿出一個銀包，送與牢頭說道：“求老伯笑納。”眾人見他是個年少女子，又哭得十分淒慘，祇得開了鎖，引他二人進去；見了祁子富，抱頭大哭了一場。祁子富說道：“我今番是不能活了，我死之後，你可隨你乾娘嫁個丈夫過活去罷，不要思念我了。”祁子富哭道：“爹爹在一日是一日，爹爹倘有差池，孩兒也是一死。”可憐他父女二人大哭了一場，張二娘哭著勸道：“你二人少要哭壞了身子，且吃些飯食。”再請祁子富捧著獄食，勉強喂了他父親幾口。早有禁子催他二人出去，說道：“快走，有人進來查監了。”他二人祇得出去。

離了監門，一路上哭回家中，已是黃昏時候。二人纔進了門坐下，祇見昨日來的那個王媒婆穿了一身新衣服走進門來，見禮坐下，假意問道：“你家怎麼弄出這場事來的？如何是好？”祁子富說道：“憑空的被瘟賊陷害，問成大盜，無處伸冤。”王媒婆說道：“你要伸冤也不難，祇依我一件事，不但伸冤，還可轉禍為福。”祁子富說道：“請問王奶奶，我依你甚麼事？請說。”王媒婆說道：“如今柏府都是侯大爺做主，又同這府太爺相好，昨日見你老爹不允親事，他就不歡喜。為今之計，你可允了親事，親自去求他不要追贓，到府裏討個人情放你家老爹出來。同他做了親，就享不盡的富貴，豈不是一舉兩得了？”祁子富聽了此言，不覺滿面通紅，開言回道：“我爹爹此事有九分是侯登所害，他既是殺父的冤讎，我恨不得食他之肉！你休得再繞舌。”王媒婆聽了此言，冷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倒得罪了。”起身就走。正是：

此去已輸三寸舌，再來不值半文錢。

不表祁子富，單言王媒婆回去，將祁子富的話向侯登說了一遍。侯登大怒，說道：“這個丫頭，如此可惡！我有本事弄得他家產盡絕，叫他落在我手裏便了。”就同王媒婆商議了。次日清晨，吩咐家人打轎來會知府，知府接進後堂，侯登說道：“昨日家姑丈有書回來，言及祁子富乃長安的要犯，他本是犯過強盜案件的，要求太父母速速追他的家財贖贖，發他遠方充軍，方可消案，不然家姑丈回來，恐與太父母不便。”知府聽了，祇得答應說道：“年兄請回府，本府知道了。”當下侯登出了府門，知府就叫點鼓升堂，提了祁子富等一千人犯出來，發落定罪，堂下祁子富跪在地下，知府問道：“你劫了柏府多少金銀，快快繳來，免得受刑。”祁子富哭道：“小人真是冤枉，並無財物。”知府大怒，說道：“如今上司行文追贓甚緊！不管你閑事，祇追你的家產賠償便了。”隨即點了二十名捕快：“押了祁子富同去，將他家產盡數查來。本府立等回話。”一聲吩咐，那二十名快手押了祁子富回到家中。張二娘同祁子富聽見這個風聲，魂飛魄散，忙忙將金珠藏在身上帶出去了。這些捕快不由分說，把定了門戶，前前後後，細細查了一遍。封鎖已定，收了帳目，將祁子富帶到府堂，呈上賬目。知府傳柏府的家人，吩咐道：“明早請你家大爺上堂領贖。”家人答應回去，不表。

且言知府將祁子富發到雲南充軍，明日就要啟程。做了文書，點了長解，祇候次日發落。且言柏府家人回來，將知府的話對侯登說了一遍，侯登聽見這個消息，心中大喜。次日五更，就帶了銀兩到府前找到兩個長解，邀到酒樓內坐下，那兩個公人，一個叫做李江，一個叫做王海，見侯登邀他倆吃酒，忙忙說道：“侯大爺，有話吩咐就是了，怎敢擾酒。”侯登道：“豈有此理，我有一事奉托。”不一時酒餚捧來，吃了一會，侯登向李江說道：“你們解祁子富去是件苦差，我特送些盤費與二人使用。”說罷，忙向懷中取出四封銀子說道：“望乞笑納。”二人道：“小人叨擾，又蒙爺的厚賜，有甚吩咐，小人代大爺辦就是了。”侯登道：“並無別事，祇因祁子富同我有讎，不過望你二位在路上代我結果了他，將他的女兒送在王媒婆家裏，那時我再謝你二位一千兩銀子。倘有禍事，都是我一人承管。”二人歡喜，說道：“這點小事，不勞大爺費心，都在我二人身上就是了。”當下二人收了銀子，聽得發梆傳衙役伺候，知府升堂，三人忙忙出了店門。進府堂，點名已畢，知府將祁子富家產賬單交與侯登，一面將祁子富提上堂來發落道：“上司行文已到，發配雲南，限今日一同家眷上路。”喝令打了二十，帶上刑具，呼長解領批文下堂去了；又將張三、王四打了三十枷號兩月。一一發落後，知府退堂。

且言祁子富同了兩個解差，回家見了張二娘、祁子富，三人大哭一場，祇得收拾行李，將家財交與柏府，同兩名長解、兩名幫差，張二娘、祁子富一齊七八人，悽悽慘慘離了淮安，上路去了。

且言那二名解差是受過侯登的賄，那裏管祁子富的死活，一路上催趕行程，非打即罵。可憐他三個人也在路上也走了十數日，那一日到了一個去處，地名叫做野豬林，十分險惡，有八十里山路並無人煙。兩個解差商議下手，故意錯走過宿店，奔上林來，走了有二十多里，看看天色晚了，解差說道：“不好了，前後俱無宿店，祇好到林中歇了，明日再走。”祁子富三人祇得到林中坐下，黑夜裏在露天下，好不悲切，李江道：“此林中沒得關欄，跑了是我們的幹系，不是玩的，非得罪你，要捆一捆纔好。”就拿繩子將祁子富捆了，就舉起水火棍來喝道：“祁子富大哥，你休要怪我，我見你走得苦楚，不如早些歸天，倒轉快活！我是個好意，你到九泉之下，切不要埋怨我。”說罷，下棍就打。

不知他三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